

後備



撰稿／曾復生

壹、美「中」競合關係的最新形勢

二〇一〇年七月十六日，美國財政部公佈統計資料顯示，中國大陸於今年五月份，減持美國國債三百二十五億美元，幅度達百分之三點六，並將間接造成美國預算赤字的融資困難，目前中共持有的美國國債總額為八仟六佰七十七億美元。

二〇一〇年七月十日，美軍的F-22型戰機正式駐防夏威夷。美軍太平洋空軍司令諾斯（Gary L. North）表示，F-22型戰機雖然是部署在夏威夷，不過配合美軍的空中加油機，隨時可以飛往亞太各地區迅速執行任務，並與關島和阿拉斯加形成三角犄角；同時，諾斯將軍強調，F-22型戰機進駐亞太地區以後，將可維持此地區的和平穩定，以及美軍在此地區的五十年軍力優勢。

根據七月十三日發行的美國「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July 2010）專論指出，今年一月共軍再次成功運用彈道飛彈摧毀一顆衛星，這是繼二〇〇七年一月以來第二次的試射成功，而此舉證實「共軍正逐漸建立彈道飛彈防禦系統」；另據美軍太平洋總部的資料顯示，目前美國有三個航母戰鬥群在西太平洋地區巡弋，同時至少有十二艘核動力導彈潛艦，配備約達二枚射程一仟六百公里之戰斧巡弋飛彈，可能對中國大陸及北韓的重要軍事目標構成威脅；與此同時，共軍的戰略導彈部隊亦於今年五月開始，積極進行數次東風二十一D型反艦導彈及東海十A型反艦巡弋飛彈的試射。估計美「中」兩國在今年七、八、九等月間，將分別在黃海、東海，以及南海地區進行多項「海空聯合作戰」型態的軍事演習。

二〇一〇年六月十七日，美副國務卿史坦伯格（James B. Steinberg），在國家亞洲研究局主辦的「二〇一〇年亞洲政策大會」（2010 Asia Policy Assembly, National Bureau of Asia Research），發表一篇題為「Policy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 Asia」的演講；隨後，美國國會研究處（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亦於六月二十一日發表一篇題為「China-U.S. Trade Issue」的研究報告；此外「太平洋論壇」（The Pacific Forum, CSIS）亦在最新一期的「比較關係電子報」（Comparative Connections, July 15, 2010）中，發表一篇由葛來儀（Bonnie Glaser）所撰，題為「U.S.-China Relations: Cooperation Faces Challenges」的專論。這三份文件針對美「中」競合關係最新形勢，提出深入的剖析，其綜合要點如下：

第一：當前美國國家安全面臨的主要威脅不僅包括恐怖主義，還包括全球經濟衰退、大量毀滅性武器擴散、流行病和氣候災難常態化等威脅。同時，許多國家都有能力動用傳統和新興手段挑戰美國的利益，而中共與美國有很多共同利益，但中共日益強化的原物料能源外交和軍事現代化，將逐漸對美國構成複雜的全球性挑戰。因此，對於美國而言，其最重要的課題將是如何擴大與中共在經貿、外交、環境、軍事、文化等建設性合作關係時，也能夠同步強化美國對中共的競爭優勢地位。

自歐巴馬總統上任至今的十八個月間，美國政府一再公開表示，美國歡迎中國大陸朝向強大、和平與繁榮的方向發展，同時，也希望能夠與中國大陸發展更加密切的建設性互動關係。目前，美國與中共均能共同體認到，維持全球經濟健康發展的重要性，也願意攜手合作，運用具體的策略措施，包括：（一）美「中」兩國共同祭出強有力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以振興國內的經濟，保持就業市場的健康發展；（二）中共方面願意在人民幣匯率上保持適當的彈性，同時美國也儘量節制支出以降低政府預算赤字和國債，讓美國政府的財政體質恢復健康，並透過金融改革計劃，整頓美國的金融體系，以避免再次爆發美國的本土性金融風暴；（三）美國將大力支持中國大陸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國際金融穩定論壇等國際重要財經多邊組織的地位。雖然，美國積極支持中共提升國際地位與影響力，可能會減損美國本身的威望，但是，美「中」攜手合作共同化解全球經濟危機，卻能為美「中」兩國創造更大的國家利益。

第二：美國與中國大陸的貿易關係，從一九八〇年的五十億美元，增長到二〇〇八年的四千零九十億美元。目前，中國大陸是美國的第二大貿易夥伴（美國第一大貿易夥伴是加拿大）、第三大出口市場，以及第一大進口來源國。二〇〇八年時，美國對中國大陸的貿易入超金額高達二千六百六十億美元；同時，中國大陸在二〇一〇年六月止，擁有二兆四千億美元外匯存底，其中約有百分之八十是以美元為計價單位的資產；此外，中國大陸也是當前美國最大的債權國。由於中國大陸的經濟規模在二〇一〇年，將超過四兆五仟億美元GDP，並領先日本成為全球的第二大經濟體。因此，美國的經濟戰略規劃圈人士，在面對中國大陸經貿能量的質變，亦積極地思考，如何使雙方的

貿易投資互動關係，導向對美國整體利益有幫助的軌道前進。

二〇一〇年八月間，美國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桑默斯（Larry Summers）及國家安全副顧問唐尼倫（Tom Donilon）將代表歐巴馬總統，前往北京與中國大陸經貿外交高層官員進行深度的對話，並為今年十二月或明年一月間，胡錦濤赴美國華府進行國是訪問的會談內容，進行具體協商，以增進雙邊的建設性合作關係。

貳、美國評估中共軍事透明化的指標

二〇一〇年六月二十八日，共軍宣佈將於六月三十日到七月五日間，在中國東海舉行軍事演習。隨後，共軍副總參謀長馬曉天於七月一日表示，就美國和南韓七月將在黃海進行軍演，中共堅決反對。由於美韓這次的聯合軍演，距離中國大陸領海很近，而且又有華盛頓號航母戰鬥群參加演習，因此，共軍將此項行動視為挑釁，並準備試射可以攻擊航空母艦戰鬥群的東風二十一D型反艦導彈。

二〇一〇年六月二十六日，大陸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加拿大多倫多，參加二十國集團（G-20）峰會前夕，與美國總統歐巴馬進行雙邊會談。在會中，胡錦濤表示，中共無意追求對美貿易順差，會不斷採取積極措施擴大對美採購，但希望美方能放寬高科技產品對中國大陸的出口限制，以利兩國經貿關係的正常發展。隨後，歐巴馬向胡錦濤強調，兩國因對台軍售所引發的關係緊張，應該告一段落；同時，歐巴馬主動邀請胡錦濤到美國進行國是訪問（State visit）；此外，對於美國國防部長蓋茲（Robert M. Gates）於六月初欲訪問大陸遭拒，歐巴馬向胡錦濤表達，軍事對話亦為改善雙方關係的重要環節，因此希望「未來幾個月，蓋茲能受邀訪中」。

整體而言，美國方面在推動美「中」軍事交流對話，仍面臨相當明顯的限制因素，其中包括：（一）中共軍方瞭解美「中」的軍事科技能力差距仍大，因此不願在增加透明度的壓力下，自曝其短；（二）中共軍方不願公開其積極強化戰力的重點項目；（三）美「中」雙方的政治領導人，都傾向於把雙邊的軍事交流與對話活動，納入彼此政治互動關係的重要環節，成為提升或降低政治關係的籌碼。此外，從中共軍方的角度觀之，美「中」軍事交流與對話的限制因素關鍵，在於美國對中共的戰略意圖不明確。換言之，中共軍方認為，只要美日韓軍事同盟，仍然把中共視為假想敵，雙方要想建立深層次的軍事交流對話，恐怕還有許多障礙有待克服。

二〇一〇年六月上旬，美國國防大學國家戰略研究所，發表一份題為“China Strategic Perspective: Assessing Chinese Military Transparency”的研究報告；隨後，「太平洋論壇」（Pacific Forum, CSIS），亦於六月十五日的電子報中，發表一篇題為“How Transparent is the PLA”的分析文章。這兩份文件針對美「中」軍事流及中共軍事透明化的評估指標，進行深入的剖析，其綜合要點如下：

第一：現階段，美國的戰略規劃圈正在深思如何轉化共軍的戰略意圖，使中共的軍力成為亞太地區和平穩定的貢獻者，而不是破壞者，其中包括：發展區域性的安全合作架構、增加各國間在經貿等領域的互動關係、強調此地區若爆發軍事衝突所必須付出的社會經濟代價、鼓勵中國大陸周邊國家與中共發展雙邊或多邊性質的軍事互信機制，以及加強美軍與中共軍方高階和中階軍官的交流互動，進而能夠增加彼此間的軍事活動透明度，並降低雙方因誤判或無法直接溝通，而爆發軍事衝突的風險。

不過，中共戰略規劃圈的主流意見認為，美「中」軍力對比仍有懸殊差距，對於較弱勢的「中」方而言，落實軍事透明化並遵照美國所設訂的標準，將具體影響「中」方的國家利益與安全。然而，隨著中國大陸綜合實力的快速成長，其軍事能力的擴張，已經對亞太地區，包括日本、南韓、東協國家，以及澳大利亞等國的軍事部署形成壓力，並造成「中國威脅論」的聲浪與疑慮。因此，中共方面基於有效推動睦鄰政策，維持和諧的國際週邊環境，以利發展經濟，也正積極思考規劃適度的軍事透明化措施，例如定期出版「國防白皮書」等。

第二：從美國的角度觀之，中共方面雖然定期發佈「國防白皮書」，但是在落實軍事透明化，以降低「中國威脅論」疑慮的具體措施方面，仍有很大的努力空間，其中包括：（一）國防預算的實際金額與分配項目；（二）核子武器的兵力實況、庫存數量、投射能力，以及未來發展的方向等；（三）現階段及未來的重要武器系統發展計劃；（四）國家安全目標與軍事能力發展的關聯性等。

整體而言，中共的戰略規劃者為因應美國調整國防戰略的新形勢，正積極地規劃實行全面性的國家安全預警戰略，以維護國家整體的利益，其重點包括：（一）積極組建反艦導彈、巡弋飛彈、潛艦、無人飛機、反衛星武器、先進戰機和空中加油技術，以及航母戰鬥群等軍事能量；（二）發揮「反介入戰略」，嚇阻並延遲美軍介入台海軍事衝突事件；（三）保護中共在專屬經濟海域範圍內的各項利益；（四）保障從波斯灣經印度洋麻六甲海峽到中國南海東海的航道安全暢通。

參、美管制對中國大陸輸出高科技的意涵

一、前言

二〇一〇年六月二十六日，大陸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多倫多與美國總統歐巴馬進行雙邊會談表示，「中」美雙方應繼續加強宏觀經濟政策，透過平等協商妥善處理貿易摩擦；同時，胡錦濤強調，「中」方無意追求對美貿易順差，一直積極的擴大對美進口，但也希望美方能逐步放寬對中國大陸的高科技產品出口限制，以利兩國經貿關係的正常發展。

自「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以來，美國對中共持續採取高科技出口管制措施，同時，也對中共向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以及北韓等國家，輸出核生化武器設備、技術，以及彈導飛彈技術等，進行經濟性制裁。然而，美國的高科技廠商，眼見中國大陸市場商機拱手讓給俄羅斯、以色列、英國、法國、德國，以及日本的高科技業者，已經對美國政府的管制政策和措施，感到不安與困惑，並紛紛要求政府部門重新檢討此項政策。

據瞭解，美國國務卿希拉蕊等一行，於今年五月下旬在北京，與大陸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及國務委員戴秉國等人士，進行「美中戰略與經濟對話」時，曾經針對高科技出口管制議題，進行深度討論，但是雙方仍然沒有達成共識。

現階段，美國政府對中國大陸所實施的高科技出口管制項目主要包括：(一)核子武器擴散的相關技術與設備；(二)彈導飛彈的相關技術、設備，以及主要零件；(三)高功能的電腦設備及相關軟體；(四)生物化學戰劑的生產、製造、研究技術及設備；(五)犯罪控制的技術，例如指紋辨識系統；(六)能夠直接而明顯地增強中共軍事能力，其中包括提升電子戰、反潛作戰、情報搜集能力、武力投射能力，以及空中優勢戰力等的科技產品與技術。

二、中共突破美高科技出口管制的策略

面對美國的高科技出口管制政策，中共領導群普遍認為，中國大陸能否成為世界級的大國，自主性的科技能力水準將是重要的關鍵。因此，中共方面在二〇〇五年開始，積極重視高科技研發的各項措施，其所編列的科研支出經費，達到美國同年水準的三分之一、歐盟的二分之一，並已超過日本，成為全世界第三大科研經費支出國。隨後，中共方面的科研支出經費，以每年成長百分之十五的速度增加，到二〇一〇年時，已經和美國及歐盟水準大幅拉近。

此外，自二〇〇四年開始，在中國大陸的外商投資金額，有百分之七十左右是投入在資訊、通訊、機械、汽車，以及生技製造業等產業，並促成接近七百個高科技研究發展中心應運而生。與此同時，中共方面積極支持的高科技研發計劃，在近幾年以來，亦開始展現成果，其中包括：(一)準備發射一百枚人造衛星，建構全球性的觀測系統；(二)建構運用新推出的上海超級電腦；(三)推出自主研發的中央處理器晶片；(四)奈米材料技術的突破；(五)生物技術的快速發展與突破。整體而言，由於中共當局對於科研發展的高度重視與大力支持，目前，美國在科技能力上對中國大陸大幅領先的現象，已經逐漸出現變化。

三、中共發展高科技以強化軍事能力

中共當局積極地企圖把高科技研發成果，運用在強化軍事能力的目標上，同時，中共方面並仿照美國的「軍工複合體」模式，建立多項策略性高科技發展重點項目，其中包括：(一)電磁脈衝武器、雷射武器、天氣武器，以及微波武器等新概念科技；(二)精準制導炸彈、反制隱形戰機和巡弋飛彈武器，以及攻擊航母及機場的巡弋飛彈；(三)強化潛射洲際彈導飛彈的打擊能力，包括：垂直發射技術、導彈推進器和導航系統、改變彈道以強化存活率和精準度的技術、提升潛艦性能技術和彈頭爆炸威力等。中共軍方領導人強調，潛射洲際彈導飛彈的打擊能力，對於控制戰局，爭取主導性和先發制人的威懾性，將具有關鍵性的效果。

隨著中共與俄羅斯之間的軍事科技交流互動，日益密切頻繁。中共方面在太空科技的發展亦有顯著的突破。「神舟系列」的發射成功，已經正式向美國方面表示，中共的太空軍事科技，將不再只是紙上談兵。現階段，中共運用太空科技發展的軍事能力項目包括：(一)太空資訊戰；(二)太空反衛星戰，以雷射攻擊衛星或運用電磁波摧毀衛星中的電子設備；(三)太空反導彈武器；(四)運用太空武器攻擊地面、空中或海面的重要軍事目標。

目前，中共正積極發展太空科技，並計劃在二〇一五年完成「天軍」的部署，把太空科技與軍事力量結合起來，組建「第六維」的兵力結構。

四、結語

自二〇〇〇年以來，美國的人造衛星科技業者，要求政府部門解除對中共限制出口禁令，以利於美國廠商開拓中國大陸人造衛星市場的巨大商機；二〇〇〇年二月，美國政府宣佈，只要中共接受反彈導飛彈技術擴散的規範，美國將同意解除人造衛星技術出口管制；同年十一月，中共同意承諾限制其彈導飛彈技術輸出，藉以換取美國的人造衛星技術及零件的進口。但是，美國的情報機構發現，中共仍然繼續地對巴基斯坦輸出彈導飛彈技術，因此，這項對中共的高科技出口禁令，至今仍未解除。

現階段，中共太空科技發展正積極地以隱密的方式，研究攻擊美國人造衛星的能力。換言之，中共方面仍然將美國的太空科技優勢，視為威脅其國家安全的主要來源，而其理由有二：(一)美國與盟國共同建構的飛彈防禦體系，在太空科技優勢的支持下，顯然已經在戰略上形成對中國大陸圍堵的態勢；(二)美國的太空科技優勢，將會影響到中共在台海地區的戰略地位，一旦台海爆發軍事衝突時，共軍將會受制於美國的太空軍力優勢。因此，中共方面認為，其有必要發展出雷射殺手衛星武器，以具體牽制美國執行戰場管理的人造衛星。

美國國防部在今年二月最新發佈的「四年期國防檢討評估報告」(QDR 2010)指出，到二〇一〇年，中共的通訊衛星、偵察衛星已經有顯著的能力，至於彈導飛彈、陸攻巡弋發彈、反艦巡弋飛彈等，也將配合其自主研發的北斗衛星定位系統，而有所突破；同時，中共方面威脅美國的軍用及民用人造衛星體系安全的科技能力，更是美國方面必須密切關注的重點。

基本上，美方戰略規劃圈的主流意見認為，美國對中共的高科技出口管制政策，不僅不能夠放鬆，反而有必要進行更加細緻週密的規劃檢討，一方面確保美國關鍵性國防工業的領先優勢，同時還要加強與歐盟國家及日本聯繫，以保持一致的步調與措施，防範西方國家的先進軍事科技，落入中共的手中，進而造成對美國國家安全和亞太地區盟國的具體威脅。

肆、美「中」戰略性猜疑的根源

二〇一〇年六月十六日，美國國防部長蓋茲(Robert Gates)，在國會參議院撥款委員會的聽證會上表示，美國對台軍售依據的是國會制定的「台灣關係法」，三十多年來，美國歷任政府一貫信守這項法律，同時，中共的飛彈戰力、資訊戰力，以及反衛星戰力不斷增強，美國對此深為關切，所以美國積極推動與中共間的軍事交流。在同一場聽證會中，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穆倫將軍指出，中共的軍事發展越來越不透明，因此美「中」軍事交流顯得格外重要，但可惜的是中共方面經常動輒就喊停。

前任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卜睿哲於六月十日，在台北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雖然現在戰爭的機會趨近於零，但還是有可能發生」，當然中共可能採取其他作法，達到同樣目的，包括增加武力、用非戰爭的方式圍堵台灣、發動網路戰爭，或阻止美國介入戰爭等；至於戰爭時美國是否會出兵協防或提供台灣政治支持？卜睿哲認為，「還是取決於當時情況，很難事先預測或表態；戰爭的原因會決定美國的作法」。

二〇一〇年六月八日，美國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在一篇專題報導中指出，中共國防部外事辦公室官員批評美國有霸權思想，諸如聯合各國包圍中國大陸、軍售台灣等；同時，中共軍方的主流觀點認為，美國擺

明了把中共當成敵人；此外，當美國國防部長蓋茲有意訪問中國大陸，美方認為中共一定會同意，至於「天安艦事件」，美國希望中共站在美國及南韓這一邊，並呼籲中共對伊朗實施新制裁，但美國的期望全部落空。據此，華盛頓郵報專欄提出質疑強調，美國與中共建交已逾三十一年，北京何以仍對美國有這麼深的猜疑？

二〇一〇年六月上旬，美國國家亞洲研究局（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發表一篇題為”Power Constrained: Sources of Mutual Strategic Suspicion in U.S. - China Relations”的專論；在此之前，華府重要智庫「布魯金斯研究院」（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發表一篇題為”U.S. Alliances in East Asia: Internal Challenges and External Threats”的分析文章；此外，美國國會研究處（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亦於二〇一〇年四月九日，發表一篇題為”China Naval Modernization: Implications for U. S. Navy Capabilities-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的研究報告。這三份重要的文件，針對美「中」在亞太地區競逐關鍵利益的戰略性猜疑，提出深入的剖析，其綜合要點如下：

第一：美國戰略規劃圈的主流意見認為，美「中」發展建設性合作關係至關重要，但是兩國在諸多重大的事件及政策上，卻顯露出彼此相互猜疑與不信任的舉措，其根本的原因有四包括：（一）雙方內部有決策人士認為，美「中」只有競爭關係，沒有雙贏的互動結果；（二）美「中」部份決策人士錯估美「中」的綜合實力消長變化；（三）中共部份領導人意圖改變全球性的遊戲規則；（四）美「中」決策人士普遍面臨挑戰與回應的權力慣性。

整體而言，美方主流人士強調，要化解美「中」之間戰略性猜疑的關鍵，在於美國必須積極強化本身的綜合國力。因為，美國綜合國力的衰退將誘使中共對美產生強硬的態度；同時，當美國人自己不滿意自己的地位與能力時，也會對他國採取防衛性的猜疑態度與立場。

第二：現階段，隨著美「中」在亞太地區綜合實力出現變化之際，美國在東亞地區的盟國，包括日本、南韓、新加坡、泰國，以及澳大利亞等國，都面臨新的內部挑戰與外部威脅。目前，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盟國，均希望美國能夠繼續留在亞洲以制衡中共勢力的擴張，但是，這些國家隨著與中國大陸在經貿、政治、社會，以及軍事互動關係的日益密切，也出現了「戰略性猶豫」，並徘徊在「親美」或「親中」的政策路線上，甚至引發內部政治派系的路線競爭。

第三：美國在面對亞太各國綜合實力消長變化的新形勢，除了必須密切掌握瞭解中國大陸整體綜合國力的發展趨勢，同時，也必須掌握瞭解亞太地區主要國家在面臨「戰略性猶豫」時，所可能選擇的政策路線與措施。

然而，從美國長遠利益的角度觀之，美國若要繼續從亞太地區獲得重大的經貿安全利益，並在亞太地區推廣美國的自由民主價值觀，就必須要有整體的政策配套與準備，包括在經濟上強化本國的財政結構與市場競爭力、在軍事上繼續維持美國在亞太地區優勢軍力；同時，美國必須要讓亞太地區重要國家相信，美國既能夠與中共發展建設性合作關係，又能夠在經濟與軍事上，繼續超越中共的發展程度與水準。換言之，美國戰略規劃圈的主流意見強調，唯有美國積極強化本國的綜合實力，才是化解亞太盟國「戰略性猶豫」，以及美「中」之間「戰略性猜疑」的真正解藥。

伍、華美因應中共「反介入戰略」的策略措施

二〇一〇年六月五日，美國國防部長蓋茲在新加坡的第九屆亞洲安全會議上表示，美「中」兩國顯然對軍售台灣有不同的意見，但過去數十年美國軍售台灣，並未妨礙美「中」更緊密的政治與經濟關係，與中共軍事關係受阻也不會改變美國軍售台灣政策。隨後，共軍副總參謀長馬曉天在同一場合指出，美對台軍售是三十年來一直干擾「中」美關係的嚴重事件；同時，「中」美兩軍關係發展有三項障礙包括：（一）美國對台軍售；（二）美國軍艦、飛機在中國南海、東海對中國大陸進行高強度監視、偵察；（三）美國國會通過的「二〇〇〇會計年度國防授權法」和「迪萊修正案」中，限制兩軍在十二個領域的交流。

二〇一〇年六月五日傍晚，馬英九總統在總統府接見美國聯邦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范士丹（Dianne Feinstein），並向其表示台灣需要先進的武器，才有信心與大陸商談和平；同時，馬總統也強調，兩岸簽署ECFA將為「兩岸建立真正的互動基礎，對促進和平，解決歧異、避免衝突關係重大」。然而，由於美國國防部長蓋茲原訂於六月六日結束新加坡亞洲安全會議後，前往中國大陸訪問遭拒，美「中」軍事交流關係出現重大變數，中共方面在國際安全戰略的操作，顯露「反介入」的強硬態度，也反映出大陸內部面臨二〇一二年中共十八大，多數政治人物在國家大政上，傾向於展現強勢的慣性。與此同時，隨著中共海空軍力的快速成長，中共的領導群在未來十五年間，將會更有條件在國際安全戰略上，表現出「積極有所作為」的強硬立場。

二〇一〇年五月上旬，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發行的「中國領導人觀察」（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32, Spring 2010），登載一篇題為”Perceptions of an Assertive China”的專論；在此之前，美國華府重要國防戰略智庫「二〇四九計劃研究院」（Project 2049 Institute），於二〇〇九年十月發表一篇題為”The Assassin Under the Radar: China's DH-10 Cruise Missile Program”。隨後，該研究院又於二〇一〇年五月二十七日，在華府發佈一份題為”Evolving Aerospace Trend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mplications for Stability in the Taiwan Strait and Beyond”的研究報告。這三份重要的文件，對中共的國際安全戰略思維與軍事能力準備，有深入的剖析，其綜合要點如下：

第一：整體而言，共軍執行「反介入戰略」的主要軍事能量，包括巡弋飛彈和彈導飛彈能力發展，已經逐漸改變西太平洋地區軍力動態平衡，其不但促使台海朝中共方面傾斜；同時，中共的軍力在亞太地區牽制日軍及美軍行動自由的能量，也正在增加當中。

根據美軍研判，共軍在二〇一五年間，將可部署一千枚東海10A型（DH-10A），射程長達一千五百公里的陸射巡弋飛彈（LACM）；同時，共軍將在〇九三型核潛艦上配備東海二〇〇〇型（DH-2000）潛射巡弋飛彈，並可威脅美軍在關島的安德森空軍基地，以及位在夏威夷史密斯營的美軍太平洋司令部。此外，共軍在阿富汗戰場上取得兩枚未爆的美製空射戰斧巡弋飛彈，經過共軍科研部門的探索，已經發展出配備在轟六型戰略轟炸機（H-6K）的東海十型（DH-10）空射巡弋飛彈。目前，共軍擁有二十五架可載掛核彈頭的轟六型戰略轟炸機，其中有十五架可載掛東海十型戰術核彈頭巡弋飛彈，並對關島的美軍基地構成直接的威脅。

第二：現階段，美國對中共的「反介入戰略」，以及積極發展巡弋飛彈及導彈的意圖，有高度的疑慮。因此，

針對位在瀋陽五十一基地、黃山五十二基地、昆明五十三基地、洛陽五十四基地、湖南懷化五十五基地、青海西寧五十六基地，以及陝西寶雞的二炮核彈頭儲藏庫等，共軍巡弋飛彈、反艦導彈、中程導彈，以及洲際彈道飛彈的重要軍事基地，美軍將預先部署各項「先發制人」的軍事能量，其中包括：(一)增建維吉尼亞級的核動力攻擊潛艦；(二)擴大無人空中作戰系統；(三)發展海空軍聯合作戰巡弋飛彈；(四)研製快速全球攻擊太空飛機；(五)調派F-22戰機駐防夏威夷。與此同時，美軍在因應中共執行「反介入戰略」能量擴張的新形勢，將重新調整其在西太平洋地區的軍事戰略與兵力部署，並將主要的軍力移防到關島、南太平洋群島，以及印度洋地區。

第三：台灣在面對共軍的「反介入戰略」、巡弋飛彈與導彈能量快速成長，以及美軍將重新調整其在西太平洋地區軍力部署的新形勢，確實有必要積極發展以飛彈攻防為核心的軍事戰略。同時，台灣在向美國購買先進軍事裝備時，將可以慎重的考慮，積極爭取短場起飛並垂直落降的F-35B型戰鬥機，以保持台海地區制空權的相對優勢與嚇阻能力。

陸、華美軍事合作的挑戰與契機

二〇一〇年五月十三日，馬英九總統在接受中央社專訪時表示，他上任以來，美方兩次對台軍售都是十年前的規劃，現在國防部正和美方研究新一批採購清單；不過，馬總統也指出，台灣不會和中國大陸軍備競賽，買武器是汰舊換新，讓台灣國防達到一定水準，有安全感與自信，讓台灣更有意願和對岸協商；同時，馬總統強調，政府要把兩岸威脅極小化，把機會極大化，但建軍備戰不能鬆懈。現在的戰略佈局和過去沒有基本上不同，但戰術會朝創新、非對稱概念，讓台灣能以小博大，保證台灣安全，而且戰略佈局不是要靠軍事對抗，而是靠策略、政策，讓緊張情勢降低，讓雙方都覺得應該用和平方式解決問題。

基本上，「美國對台軍售」及「台美軍事合作」，都是屬於美國在西太平洋整體戰略佈局的部份。馬總統已經瞭解到，在美國的亞太戰略利益量表中，台灣可能會被擺在「美日軍事同盟圍堵中共的戰略前沿」、「美國與中共發展建設性合作關係的障礙」，或「和平演變中國大陸民主示範」等三個不同的位置。目前美國方面正透過軍事合作的途徑，意圖對國軍的整體戰力，包括理念、意志、裝備、訓練、人員素質，以及軍事戰略內容等項目，進行全面性的瞭解，做為調整台灣在美國戰略利益量表位置的重要參考。

然而，從中華民國利益的著眼點出發，倘若美國把台灣擺在「戰略前沿」的位置，國軍在「美國對台軍售」的議題上，就可以採取較堅持的立場，要求美國對台進行軍事援助，或者以租賃方式提供先進的軍事裝備；倘若美國把台灣視為其與中共發展合作關係的障礙，則台灣花費大筆金錢向美國購買武器，豈不成為「被人賣掉還要替人數鈔票」的凱子；如果台灣能夠被美國視為「和平演變中國大陸的民主示範」，不僅不需要在軍事採購上過度投資，同時，還可以透過民主機制，凝聚朝野共識，在美國的支持下，推動兩岸和解，為避免台海的軍事衝突，奠定互利雙贏的基礎。

二〇一〇年二月十六日，美國國會研究處（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發表一份題為”Taiwan: Major U. S. Arms Sales Since 1990”的研究報告；隨後，華府國防智庫「二〇四九計劃研究所」（Project 2049 Institute），亦發佈一份有關台灣安全規劃的專論，題為”Revolutionizing Taiwan's Security: Leveraging C4ISR for Traditional and non-traditional Challenges”。這兩份文件針對「台美軍事合作」及「美國對台軍售」的挑戰與契機，提出深入的剖析，其綜合要點如下：

第一：美國執行「對台軍售」與「台美軍事合作」，是根據「台灣關係法」的內涵與規範，同時並明確向台灣當局表示，美國對台灣的支持是有限度，也是有條件的，而其中最關鍵的考量就是維持台海地區「和平穩定的現狀」，並為將來「和平解決歧見」創造空間與條件。換言之，美國堅決反對台海兩岸任何一方，採取片面的行動，破壞台海和平穩定的現狀。

此外，隨著台海兩岸互動的質量俱進，美國方面也開始注意，兩岸擴大交流將可能導致，台灣方面把重要的軍事科技與情報，洩露給中共有關單位，造成西太平洋美軍的安全威脅；同時，美國方面也在密切觀察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的發展程度，是否會影響「台美軍事合作關係」的質變。

第二：近日以來，馬英九政府一再強調，台灣的軍事裝備主要來自美國，因此，兩岸之間討論軍事互信機制的議題，時機尚未成熟。現階段，台美之間的軍售協商仍在積極進行中，其間主要的項目包括：(一)電子偵察飛機；(二)C-27J中型運輸機；(三)F-35(JSF)垂直起降戰鬥機；(四)F-16引擎提升計劃；(五)CH-53X掃雷直升機；(六)KC-135空中加油機；(七)天空戰士無人飛機；(八)派里級反潛巡防艦；(九)空軍飛航管制系統等。

第三：美國方面認為，目前台美軍事合作的項目，除了強化軍事能力以嚇阻中共侵略野心外，也應該加強針對重大天災、恐怖主義，以及邊境控管等非傳統安全的挑戰。因此，美國對台軍售的項目，有必要強化台灣情報監偵的能力，包括建立空中、地面、海上聯結的偵測網路，以及無線電網路、電纜、衛星的通訊和指揮管制系統；同時，台美應合作發展監視海上大型目標活動的超視距雷達、整合水下監視及監聽系統，提升綜合空防能力的長程預警雷達，以及軍民兩用的多功能水下載具等系統。

整體而言，美國與中共發展建設性合作關係，同時台海兩岸關係也趨向和緩，固然可以增進亞太地區的安全與穩定。但是，美國戰略規劃圈的主流意見認為，美國仍需強化與日本、南韓等盟國的合作，並依照台灣關係法對台灣提供防禦性武器，以增加台灣對兩岸交往的信心與安全感。

柒、美智庫剖析兩岸競合關係的前景

二〇一〇年五月七日，馬英九總統接受美國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專訪時表示，兩岸關係已達到一種運作良好的「現狀」，中共在口頭上擱置對統一的要求，台灣淡化獨立主張，彼此致力於維護和平；同時，馬總統指出，現在考慮兩岸領導人之間的會面仍「言之過早」，兩岸在獲得政治共通點之前，還有漫長的路要走，目前的當務之急是為兩岸間制度化架構奠定基礎；此外，馬總統強調，「此時此刻，台灣人民認為統一或獨立都不是

好選擇，他們寧可保持現狀，並深化雙方的互動，然後把統獨問題留給後代決定。台灣人民要和大陸做生意，但他們不要對岸的生活方式」；最後，馬總統告訴華盛頓郵報記者，台灣不預期在短期內獲得國際承認，但是他堅信，「外交上的孤立可以應付，經濟上的孤立卻足以致命」，所以當下兩岸互動發展的重點，應該是針對兩岸經貿、旅遊和政府間合作保持進展。

二〇一〇年三月十八日，美國民主黨重要智庫「布魯金斯研究院」(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發表一篇題為”China-Taiwan: Recent Economic, Political, and Military Developments Across the Strait,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的專論；隨後，華府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所屬的「太平洋論壇」(The Pacific Forum, CSIS)，在二〇一〇年四月中旬，發表一篇題為”Bridging the Strait: Young Leaders Perspectives on China-Taiwan Relations”的研究報告，針對台海兩岸及亞太地區的青年代表，就有關其對兩岸競合發展前景的看法，提出深入的剖析。現謹將這兩份專論的綜合要點分述如下：

第一：美國總統歐巴馬與大陸國家主席胡錦濤於二〇〇九年十一月間，在北京進行峰會時發表「美中聯合聲明」，已經針對「維持台海現狀」達成共識。美「中」雙方將盡量克制對台海議題的歧見，並加強雙方在全球性重大議題的合作。同時，馬英九政府亦瞭解並接受中共綜合實力明顯上升的事實，但是，台灣方面仍然希望能夠保持嚇阻中共侵略野心的軍事能力，以維護政治自主性和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

目前，馬政府在推動兩岸良性互動政策時，必須向台灣人民提供具體的利益，以化解來自反對黨的挑戰與疑慮；同時，美國在馬政府推動兩岸關係發展時，也有必要支持馬政府保持此務實路線的穩定，並降低來自中共方面的風險，其中包括：(一)加強台美經貿互動質量，以減少台灣對大陸市場的依賴程度；(二)提升台灣執行非對稱性戰略嚇阻的能量，以拉高共軍入侵的成本與代價，達到嚇阻共軍冒然對台採取軍事行動的效果。

基本上，兩岸之間的主權爭議仍處僵局狀態，北京方面也沒有跡象顯示，其將放鬆有關「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的條件；至於台灣方面，任何有關兩岸結構性變化的具體作為，都需要先在內部建立更廣泛與堅實的共識基礎。目前，美國方面正在密切觀察，台灣的立法院對有關兩岸互動重要法案決議方向、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底五都選舉的結果與影響，以及二〇一二年的立委選舉和總統大選的藍綠政治版圖消長變化趨勢。

第二：二〇〇九年八月下旬，「太平洋論壇」針對兩岸與亞太地區青年領袖代表，進行一項有關其對兩岸互動發展前景的調查訪問發現，多數的兩岸及亞太地區青年代表普遍認為，經濟議題應列為最優先的兩岸互動項目，其次，兩岸應逐步建立雙方的互信基礎，並增加「非政府組織」(NGOs)的交流合作。

來自台灣的青年代表強調，「經濟合作、政治民主、良性互動、累積互信」是未來十年兩岸互動發展的最佳指導原則；來自大陸的青年代表們對於兩岸加強經貿文化交流普遍表示支持，但是對於兩岸政治互動的架構、中共對台部署飛彈的政策，以及大陸對台灣主權歸屬的堅持，仍然與台灣青年代表的看法有距離；另來自南韓的青年代表認為，兩岸創造雙贏策略並簽署「兩岸經濟協議」(ECFA)後，將對亞太鄰國造成具體的影響，其中南韓的廠商在中國大陸市場的競爭力將會下降，甚至敗給台灣，所以南韓政府有必要加速與中國大陸進行自由貿易協定的簽署。

至於來自日本的青年代表則強調，兩岸發展更加密切的合作關係，將會對日本造成「雙重兩難」的困境。倘若美國與台灣都傾向於與中國大陸加強合作，則日本將無法再獨自對中共進行「兩手策略」的運用。因此，日本青年代表建議，北京、華府、東京、台北四方面的領導人，均應該共同支持兩岸及美日兩國的年青人，在政府或非政府組織(NGOs)的支持下，定期地進行交流互訪與具體專案的合作互動，從雙邊或多邊的管道，增進亞太地區青年的互信合作，以共同為維護亞太地區和平穩定繁榮貢獻力量。

捌、美國因應中共海空軍成長的策略

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二日，美國空軍首度試飛世界第一架無人太空飛機X-37B。這架太空飛機速度可達音速的二十五倍，若配備武器，可在二小時內攻擊地球任何目標，同時這架太空飛機從地球進入太空軌道後，會伸出太陽能板發電，因此可在地球軌道飛行達二七〇天。美國空軍試飛世界首架「太空戰機」，顯示其將有能力對敵國衛星和其它太空飛行器發動軍事行動。這項武器發展讓美軍進入運用太空武器的階段，以因應中共海空軍在西太平洋地區軍力成長的挑戰。

美國總統歐巴馬於四月上旬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表示，美國將決定是否研發部署新一代的快速打擊武器，可以在一小時內從美國抵達世界任何角落，而且威力強大，精準無比，藉以大幅減少對核子武器的依賴。歐巴馬總統有意發展的「全球迅速攻擊武器」(Prompt Global Strike Weapon)，能在不動用核子武器的情況下完成艱鉅任務。目前美軍的構想是在義勇兵導彈上配備一〇〇〇磅的傳統彈頭，以超過音速數倍的速度在大氣層中飛向目標；此外，白宮決定將在二〇一一年撥出二億五千萬美元，開始發展「全球迅速攻擊武器」，並積極面對亞太地區軍力動態平衡變化的新形勢。

二〇〇九年十月間，美國華府重要國防戰略智庫「二〇四九計劃研究院」(Project 2049 Institute)，連續發表兩篇有關中共海空軍成長及美國因應策略的研究報告包括：”The Great Game in Space: China's Evolving ASAT Weapons Program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U.S. Strategy”，以及”China's Evolving Conventional Strategic Strike Capability: The anti-ship ballistic missile challenge to U.S. maritime operations in the Western Pacific and beyond”。隨後，美國國會研究處(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亦於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發表一篇題為”China Naval Modernization: Implications for U.S. Navy Capabilities-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的專論。這三篇研究報告不僅提出，中共海空軍成長對美軍在西太平洋自由活動的具體威脅，同時也研擬美軍的因應策略措施。現謹將三篇文章的綜合要點分述如下：

第一：美國戰略規劃圈的主流意見認為，中共海空軍現代化的發展，對美軍在西太平洋地區自由行動的牽制能力，有逐漸增強的趨勢，其中最具有潛在威脅性的武器包括：(一)反艦導彈；(二)反艦巡弋飛彈；(三)雷射反衛星武器；(四)反衛星導彈；(五)核動力潛艦及潛射洲際彈道飛彈。美軍人士研判，中共軍方已經擁有具體部署反艦導彈及反艦巡弋飛彈的四種必備能力包括：(一)海上目標偵察鎖定；(二)導彈飛行中途導引變軌；(三)導彈飛行終點導引

變軌；(四)遙控操作導彈重返軌道命中目標等科技能力。同時，共軍將於二〇一一年正式成立反艦導彈部隊，部署射程達一五〇〇公里到二〇〇〇公里的東風十一型及東風二十一型反艦導彈。隨後，共軍計劃在二〇一五年時，完成部署射程達三〇〇〇公里的東風二十五型反艦導彈，可以將海上目標精準打擊能力延伸到關島地區。屆時，美國的航空母艦戰鬥群在西太平洋地區所擁有的優勢地位將面臨嚴峻挑戰。

第二：中共空軍能力的發展是以「空天一體」為核心思維，尤其著重在打擊美國人造衛星的「殺手鐮」武器，其中包括：(一)運用二十枚反衛星導彈摧毀美國位在低軌道的六至七枚偵照衛星；(二)運用二十枚反衛星導彈摧毀美國位在低軌道的三至四枚巡弋飛彈導航衛星；(三)運用電磁波頻譜干擾系統牽制美國的全球衛星定位系統；(四)運用定向能雷射武器破壞飛越中國大陸上空的美國衛星；(五)運用電腦網路駭客攻擊美國地面的衛星指揮控制中心或接收站的電腦主機。目前，中共空軍「空天一體」的反衛星導彈打擊能力，仍然無法對位在三萬五仟公里外太空的美國通訊人造衛星，以及位在二萬公里外太空中的二十二枚GPS衛星構成具體的威脅。但是，共軍正在發展「網電一體戰」的能量，直接運用「網軍」奇襲美國通訊衛星和全球定位衛星的控制中心。

第三：美軍為繼續維持其西太平洋地區的優勢地位，已經積極地採取多項軍力部署措施，其中包括：(一)增加太平洋地區的核動力潛艦戰力，例如將三艘海狼級核動力導彈潛艦及四艘俄亥俄級巡弋飛彈核潛艦，駐紮在美國西岸華盛頓州的軍港，並在關島增加三艘洛杉磯級攻擊核潛艦，以發揮潛射巡弋飛彈的精準打擊能力，直接能夠摧毀共軍反艦導彈和反衛星武器基地；(二)部署全球之鷹無人偵察機，以利打擊共軍的戰略性目標；(三)加速發展X-37B型快速打擊太空戰機；(四)加強琉球、關島，以及夏威夷軍事基地的安全維護；(五)在西太平洋地區增加部署B-2隱形戰略轟炸機；(六)加速建設關島成為美軍在西太平洋的戰略據點，並成為核動力導彈潛艦、航母戰鬥群、隱形戰略轟炸機、巡弋飛彈潛艦、神盾級巡洋艦和驅逐艦，以及海軍陸戰隊的駐紮基地。

作者簡介

曾復生－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政治學博士
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國家安全組顧問

